

孟子新讀本

上册

孟子新讀本序

孟子新讀本序 三十六年春末于陽東

聖賢之士所以栖栖皇皇。不惜以其一身爲犧者。志在救民而已矣。孟子一書尊民之學也。其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天下可愛者。民可畏者。民可親可寶者。民養君。惟民保君。亦惟民。是故民以君爲天。而國以民爲本。後世人主不知此誼。於是乎虐民殄民。戕賊其民。吸民之脂膏。椎民之骨髓。以殺其民。此亡國破家所以相隨屬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見負版者。則式之。此尊民之學也。孟子願學孔子。故一以尊民爲旨。而又大暢厥辭。昔者孔子慨想大同之世。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而孟子則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先聖後賢。

其揆一也。志在救民而已矣。

堯舜之道。孝弟爲先。儒者之義。出處進退爲大。孟子論虞舜之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孟子得曾子之傳者也。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孟子本大孝立孝之旨。而發揮其宏綱。故言孝弟者。必以孟子爲本。孝弟者。生機也。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孟子又得子思之傳者也。子思子氣節最嚴。出處進退之間。懷乎不少。假借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孟子私淑子思。故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

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精神，是故言出處進退者，必以孟子爲本土。未有不講出處進退之大義而見齒於儒林者也。

政治之學當世無可與言者，則尙友古人而聽其詔語。不仁者可與言哉？孺子一歌滄浪，渺然情韻，夙絕天下之至道。亦天下之至文也。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何其言之恕也。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何其言之礪齒也。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何其言之恫心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民命之重於天地間，當何如戰國時人君專務辟土地，充府庫，視民命若土，苴

若草芥。故孟子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言之嗚呼。及是時。明其政刑。及是時。般樂怠敖。同此時也。而求禍求福。判如霄壤。在此心一轉移之間耳。是故言政治學者。必以孟子爲本。

司馬遷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蓋公孫丑萬章皆爲孟子高弟。孔門之徒三千。傳嬗最衆。孟門弟子不及孔門。佐成七篇之書者。厥惟二子。今讀公孫丑篇。知言養氣。皆孟子生平得力之所在。萬章一篇。首揭人倫推崇。虞舜至矣。盡矣。繼乃言唐虞三代相與禪讓。授受之理。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視民視。天聽民聽。謳歌訟獄。悉順民心。剖析精微。折衷至當。而廓然大公之氣象。令人神游皇古之間。古之人蓋未

有能道之者辨義之學斯爲極則然則孟子固精義以入神而公孫萬章之徒其學識亦不可及哉

告子一篇言心性仁義之辨而牛山之木章直揭良心魚我所欲章直揭本心盡心一篇言盡心知性之學而不學不慮章直揭良知良能宋陸氏象山之學直指本心明王氏陽明之學專致良知本所心得各樹一幟而論者謂性理也心兼理氣者也若專以心之靈氣爲主期於一超頓悟則於釋氏之光明寂照所謂心之精神是謂之聖者殆無所異恐非孟氏立教之本意或且屏絕之以爲不得與於儒家之列不知世有乞墻之齊人龍斷之市僧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其心縱極卑鄙齷齪然苟闔戶而詔以良心所在

則未有。不面赤汗下。悚然悔悟者。然則本心之呈露。良知之發見。其有功於世道。固非細也。然則陸氏王氏之學。不得謂非孟子之支與流裔。且世固有崇拜陽明而國以浸強者矣。通人達士。必不黨同伐異。而自隘其門牆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蓋孟子之意。以其學直紹孔子。而司馬遷則曰。自周公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司馬氏之意。欲以史記紹孔子。則

近於妄矣。余嘗謂自古聖賢皆躬膺道統之寄。與夫名世之勛。亦非必以五百年爲定。周易六子卦以乾坤爲主。卦六十四卦以八卦爲主。卦而每卦又各自有其主。爻元會之運。適然云五百年者。其大較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數百年後。有韓子得孟子之傳者也。又數百年。有周程張朱諸子。亦得孟子之傳者也。道之所在。即屬聖賢之統系。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烏可以妄自菲薄乎哉。

凡例

一綱領 孟子全書大義。一言性善與存心養性之功。一論孝弟之道。一言義利之辨。一論王霸之分。發明治道。一尙論古人與授受道統源流。並自言爲學要領。元金仁山先生曾分類編輯孟子要略。余師其意爲孟子講義。繼思學者未闕全書。且不知其順序。究有遺憾。爰復循七篇次第纂成是書。然學者讀書之法。要在提綱挈領。不可不先知徑塗之所在也。

二注釋 先儒於解釋文字。名曰訓故。發揮義理。引證事實。名曰傳。趙邠卿注長於訓故。失之簡淺。朱注兼訓故義理。貫串羣言。洞明奧旨。而探原性理。尤能析之極。其精擴之極。其大。張南軒孟子說推闡精微。心得頗多。能於朱注外別樹一幟。大全所載諸儒之說。未有能過之者。且其書體裁尤與講義相合。至善本也。明末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諸先生。近陳蘭甫羅羅山先生之說。孟子雖零星碎玉。俱係精當。不磨桴亭羅山先生之言性理。尤爲精實。非淺儒所能道。近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焦禮堂孟子正義於宋儒之學初未窺其門徑乃於朱子妄肆譏彈所謂蚍蜉撼大樹也余作是編因重在發揮新義然於朱注及諸先儒說之精粹者亦並皆采錄惟學者讀是編必須兼讀朱注方有根柢不可因此而廢彼也至孫爽疏係屬僞託四庫提要言之綦詳而音義則當從爽本爲正蓋疏僞而音義則真出孫手也

三講貫 孟子言論最切於今世而尤切於今世之人心故余作講義專取其切時者言之有如孝弟人倫之本出處取與之經察識擴充之幾闢邪反經之道不憚剴切敷陳而其尤注意者則在剖析義利喚醒迷途於醉生夢死之中俾其良心之乍露因其乍露而操存之此卽孟子正人心之本旨也夫道一而已矣誠能家置一編相與講明熟習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也抑更有進者用文法解經始於三傳而穀梁氏之文尤爲嚴厲精銳故柳子厚有言參之穀梁以厲其氣余此編略仿穀梁文法其中有數十篇皆可作古文讀後世學者神明乎此可以爲學韓文之階梯也至於說理必新而不腐訓詁必簡而不支務使學者讀之於無形之中人格文格皆能

駁駁日上。此則區區命意之所在也。

四評點 昔人謂文體莫備於國策。不知尤備於孟子。孟子之文最長者翻空法。設喻法。詰難法。筆陣縱橫。令人不可測度。蘇老泉評之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嶮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惟世傳蘇批孟子。實無甚精義。恐係贗託。余間採之。其有類似批制義者。概行芟削。近世桐城方氏宗誠論孟子文法。雖多鑿空附會。然其精當之處。要亦具備。余采錄頗多。並參以鄙意。（上方標明蘇云。方云。以資參攷。其餘則均鄙意也。）蓋余自八歲家大人授以孟子。十八歲受業紫翔王先生之門。熟讀孟子大全。詳釋庭訓師訓。兼考諸儒之說。其義理文法。盤旋於胸中者。四十年矣。至篇中圈點紅筆者。爲蘇氏本。黃筆者。爲曾文正本。藍筆者。爲桐城吳擘甫先生本。墨筆者。爲余本。惟余意在鼓舞初學之興味。故圈處過多。若程度較高者。欲求文章起伏開闔縱橫線索之處。則當於三家圈點中求之也。

茲因套印周章單印墨筆蘇批孟子有單行本。曾氏圈點見經史百家雜鈔吳氏圈

點見國粹教科書學者可分別臨出

附錄桐城方宗誠論孟子文法

諸子之書。理純義正。氣盛詞達。奇縱變化。而語不離宗。未有如孟子者也。孟子並非有意爲文。其言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則理無不明。養氣則義無不集。明理集義。根心而發。其言自充實。而有光輝。讀孟子者。當求其本。不當求其文。然不知其文。則其發言之苦心。誘人之深意。精神之鼓舞變化。不測義理之充足。層出不窮。亦不能見焉。是以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卽文之盛。可以知其本之盛。旣知孟子之不學文。而文若斯之盛。則學亦不可不求其本矣。

凡讀一書。須得其宗旨。仁義二字。是七篇宗旨。無一章一言。非發揮此也。性善是仁義之原。頭尊王黜伯。辨異端。崇聖學。皆是扶持仁義也。

七篇之中。前數篇論治體治法之文多。中數篇傷時道古之文多。末數篇直指心體。著明性善之文多。前數篇文字多。發皇氣象。光燄百丈。後數篇文字多。純粹去孔子氣象不遠。蓋孟子前時。是在知言養氣上用功。又有經世之志。故發出氣象如彼。後來知世

不可爲專在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用功故發出氣象又自不同卽文辭氣象亦可見古人進德無時而已也

孟子書是論語大中之注脚其論治不外乎井田學校卽富之教之注脚也其論學不外於知言養氣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察識擴充卽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明善誠身之注脚也其論本體不外乎性善仁義本心卽明德天命率性之注脚也但聖人之言高渾孟子發揮得光明詳細有英華有精采

孟子之文一段有一段之章法一章有一章之章法又有連數章是一章又有連一篇是一章章法者所謂大營包小營也分觀合觀無所不妙其開合縱橫虛實先後起伏照應線索串插極齊整亦極變化無非是義理精熟一以貫之之妙

孟子之言最善設喻善引證善開善離善縱善挑剔善翻瀾善騰挪善宕漾尤妙在善轉身入正面拍合正旨只用一兩筆輕便毫不費力所以然者方其設喻引證時開縱翻瀾時其注意原在乎此也所以能一句便轉孟子之言不喜說腐語不貳講正面不

喜用直筆。不喜用順接筆。無一章不整密。無一章不變幻。

孟子之言有辨論體。如對梁惠齊宣數章。辨許行告子諸章之類是也。有論古之文。如與萬章論舜禹伊尹諸章之類是也。有奏疏體。書說體。如對梁惠齊宣鄒穆及告諸弟子所問之類是也。有列傳體。如伯夷隘伯夷聖之清諸章之類是也。有傳記體。如齊人章是也。有記事體。如見梁襄王及自范之齊致爲臣而歸諸章之類是也。有游記體。如沼上章雪宮章自范之齊章之類是也。有策論體。如晉國天下莫強齊人伐燕鄒與魯闕滕小國也諸章之類是也。有經說體。如小弁盡信書春秋無義戰諸章之類是也。有攷典文字。如班爵祿章是也。有贈序體。如滕文公爲世子宋瑛將之楚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諸章之類是也。後人謂文體自司馬遷韓愈始備。不知皆原於孟子。又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情韻之美。獨有千古。後來歐公本此人多不知也。一文治案。孟子中說經體之最善者。如咸邱蒙曰一節是也。又有表式。浩生不害問一章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卽本此。

孟子文於正而處只在空處說或對面使人說設喻說引證說入正面只用一點便醒蓋必如此方能挑出人本明之心也

孟子文起處最善提掇善渾涵中間最善開縱恣肆條理燦然末段最善神氣完固吾嘗論孔子論樂曰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成是千古論文之秘孟子文實有此妙

論治之文不可腐論學之文亦不可腐觀孟子之論治言言是就本原上論卻是審時度勢洞悉利害通達人情坐而言直可起而行不悖古而亦不泥古雖賈董不及也賈生論治真亦救時之才規模亦大而本原不及董生論治有本原而語氣平緩不及孟子有精采是其才弱亦其根本未深也觀孟子之論學無一語不是挑剔人心然卻多就眼前習聞習見之事指點或就人意料不到處設喻啓發反之吾心而卽是驗之事物而皆合不蔓不支有始有卒雖程朱不及也程朱理極純正而精采不及陽明有精采不拘泥而又好新奇有偏駁不及孟子言雖新而理則正大無疵

韓歐以下多閒文字。惟孟子無一句閒話。韓歐以下說道理多竭力。惟孟子如海水泛溢不費力。韓歐辨異端之文。說到聖賢實際便乾枯。惟孟子發揮吾道有精采。程朱論理極有實際。然多是平實說去。不如孟子只是指點挑撥。令人心自明快。

孟子之言如告梁王五章。只不違二節是正意。如告齊宣王十餘章。只制民恆產數節是正意。其餘俱是挑剔其本心。詰駁其病根。悚之以大害。動之以大利。全是一片愷惻纏綿之意。鼓舞興起之神。若直說正面一二節便覺迂腐質實不能動人。孟子亦非有意要動人。只是立言當如此。須觀天地日月風雲雷雨之生長萬物。是何等精神。何等光輝。

孟子新讀本第一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梁惠王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

朱注梁惠王魏侯啓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戰國時世變愈下。人心滔滔。沈溺於利。豈獨一梁惠王哉。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盜竊爭奪而不知有羞惡辭讓。所以成爲風氣而蔽鋼其本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來者漸矣。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人也。本心之德。所以爲人之道也。義者我也。本我心以裁制萬事。所謂處物爲義也。此節一句闡惠王之言利。一句即提出仁義語意。斬釘截鐵。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

方宗誠云此章是辨利吾國三字以仁義爲主。後人辨論書說。祖也。奏議諸體之所。

詳盡筆力恣肆
不奪不奪句筆
力斬截使梁王
一腔熱念如冷
水澆背

蘇云翻兩段作
波瀾就繳上文

蘇云此篇務引
君當道得進諫
之體
方云末節收句
如峭壁懸崖乃
文家歸題法之
所本也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節宜重讀首句。王曰：何以利吾國？則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上行則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皆王之一身提倡之苟舍利而為仁義，其風行草偃亦猶是也。萬取千取，百其心猶以為未滿，則必出於奪至於奪而篡弑相殺無已時矣。可不懼哉。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為仁者非求民之不遺其親為義者非求民之不後其君也。而孟子言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者，見仁義之未嘗不利也。仁義中之利，仁義之君未嘗謀之。孟子特申言之者，所以誘掖梁王俾知仁義之中有大公至正之利也。仁者愛情所發，故不遺其親義者利物之和，故不後其君。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宋注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其說極精，竊嘗論之。三代以上風氣純樸，民心渾厚，降至戰國仁義之世，一變而為利欲汨沒之世。此世界轉移之一大關鍵也。諸侯放恣，所以放恣者無非為利也。處士橫議，所以橫議者無非為利也。當此之時，雖有孟子提倡仁義之說，而世之人終莫之信也。然幸有孟子提倡仁義後

方云此章蓋梁
 故孟子以賢者
 而後樂此引誘
 之與民借樂是
 歸在處亦後人
 書說亦疏體也
 又為遊記之所
 本賢者而後樂
 此二句極筆奇
 橫恣肆揚中後
 亦極悚揚何等
 引奇申明賢者
 開若曰此賢者
 不可樂此動人
 之不可樂此動
 然下文曰與民
 借樂豈能獨樂
 仍樂豈能獨樂
 義只是用仁樂
 不歡動之詞所以

之人尙知有仁義之說而人心不至於遽死也故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者雖在於闢楊墨而實在於言仁義也雖然義利之辨夫豈易言蓋其剖析至精至微之間天下有爲仁義之言者而心嗜於利其言未嘗不仁義也有竊仁義之名者而心主於利其名未嘗不仁義也然而利欲熏心亦孔之昭者飾僞之事必不能以長久也此其端判於幾希而其功歸於慎獨孟子得曾子子思之傳故特於開宗明義大聲疾呼以曉天下萬世嗚呼聖賢之士甯持方枘以內圓鑿必不屑揣摩苟合以求容於人乃不獨當時人主鮮有信之即後世人君亦多專利無厭至於殞身亡國蒙篡弑之禍而莫之悟此司馬遷作孟子列傳所以歎息而不置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不言沼之無可樂而曰賢者而後樂此固見開導之妙文字之奇然要知苦心卽在於此楊氏龜山說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駭豎之論矣。雖然梁王固猶勝於世之玩視民瘼而毫不動心者。

方云引喻一語
若與王說問語
者然奇特各人
不測王如知此
二句忽入正意
靈快之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因好戰之人而即語以戰事亦設喻之妙法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不違農時。樹藝之經也。數罟。不入洿池。養魚之法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森林之律也。養生喪死無憾。人之情大順也。人情之大順。是為王道之始。云始者。言以是為基。而王政乃可次第舉行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方云王好戰節
用一強起收處
刺人而殺之
用一強起收處
刺人而殺之
用一強起收處
刺人而殺之
用一強起收處
刺人而殺之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朱注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是王道之成也。張氏云庠序之教。孝弟為先。申之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自鄉黨之間。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悌薰陶。漸漬之深。其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義而遠罪。至於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悌之教。行於細民。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愚案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此人情之大願也。人情之大願。是為王道之成。梁王自矜其凶。年後之盡心。孟子特告以凶年以前之當盡心。體國經野之綱。備於是矣。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言所以致歲凶之由也。米穀不能敷人之食。乃狗彘食之。而不知檢。塗有餓莩。慘不忍睹。而不知發粟以賑恤之。抑何其忍也。天下之大。忠莫患乎為人。上者諸事推諉。以為於己無與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推諉之辭。如聞其聲。蓋自戰國以來。人君之待其民。一切聽其自生自滅。於百姓之事。渺有能用心以經畫之者。及遇水旱凶荒。又猶重賦稅以致之於死。嗚呼。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乎。然而刺人有形者也。致民於死。無形者也。則其罪當何如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此二節文心奇

以下三節文尤奇快

方云此章只庖有肥肉節是正

面節入正位則然後入正位

語意犀利令人不測後二節復

用兩挑剔以悚動之語意慄慄

奇整

方云不曰為人君行政惡在其

為人父母而曰惡在其為民行政

母也語意便覺悱惻動人真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諒如也

朱注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肥肉肥馬非固有之也。剝民以肥之也。剝民以肥肉肥馬非率獸食人而何。嗚呼肥肉肥馬孟子特舉一端而言耳。凡取民無度而致民於死者皆所謂食人者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

民之父母亦民也。以其為民之長上故尊之曰民之父母。既尊之曰父母。乃至於率獸而食人。揆之於良心。其何忍乎。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視乎良心之存焉否耳。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既為民之父母。則當知有責任。曰使民飢。則非民之自飢也。有迫之使飢者也。曰使民飢而死。則非民之當死也。有逼之使飢

而死者也。象人而用之。爲民上而不知責任。己則本類於備。至於聚斂。煩苛。聽吾民之宛轉。哀呼。膜然無所動於中。而竟致之於死。嗚呼。忍。者。刃也。彼其所以無後者。無異於自刃其子孫也。殷鑒固不遠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朱注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張氏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豈徒爲是言哉。其所施爲。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也。下所陳亦其大綱耳。愚按梁王之意在洒恥。孟子絕不與言洒恥之事。而惟與言王政之原。蓋所謂治本之策。豈區區洒恥云乎哉。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方云梁王之言
來得衰颯故孟
子先以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二
句一提以振作
其氣鼓動其心
氣象何等雄偉

仁政之要維何省刑罰薄稅斂而已刑罰愈繁稅斂愈重則民心日以離畔下文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與夫陷溺其民皆刑罰稅斂爲之也孝弟忠信無形之槌也無形之槌勝於有形之甲兵也蓋孟子之意惟以盡心於民事而得民心爲王道之根本

又按制槌而可以撻堅甲利兵孟子之言豈不迂乎然而厥後秦始皇刑法稅斂困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其兵之強六國莫敢撻其鋒陳涉一匹夫崛起什伯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其卒其木足以撻秦始皇而有餘孟子之言豈非見於先幾乎以陳涉之槌猶可以撻秦之堅甲利兵然則堅甲利兵會何用乎而況行仁政者未必無堅甲利兵乎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此節極沈痛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節極歡動之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是文法變換處實則亦紀問答之辭此顯明耳

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定于一者天下古今大勢亂極則治分久則合非特人事之當然實天行之公理也

方云梁王所以許
聞孟子言只在
多翻瀾者請勿
一疑字王請勿
疑四字直是將
王病根抉出收
束一章即是收
束五章何等筆
力

出語人曰是文
法變換處實則
亦紀問答之辭
此顯明耳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嗜殺人非不殺人也。不嗜殺也不嗜殺者發於好生之本心。古來民心聚則天下合，民心散則天下分。故土地之分合實根於人心之分合而形式之分合實係乎精神之聚散。不嗜殺人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好生之心足以聚合天下之民心，故曰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苗之興最易見者也。襄王之所能喻也。戰國時人牧非特殺人而且嗜殺嗜殺者忍之至也。故並歸於亡而見存於秦。秦始皇焚詩書坑儒生，專嗜殺人者也。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不驗何也？曰始皇僅傳二世，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不得謂之定天下。譬諸篝火狐鳴，拔山扛鼎之雄，皆逐鹿之徒耳。豈得謂之定天下乎？漢高殘忍亦不得謂之定天下。定天下者文帝也。唐高亦不

蘇云再用前語
結一又開一喻
于一句之中前
後關鎖
方云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天下
莫不與也數句
正意已畢下文
今夫天下之人
牧數句是申此
二語若直接於
此亦可通但文

境直促孟子乃
以王知夫苗乎
一語宕開便生
出無限煙波收
句復用水之就
下喻與前相
應態態橫生有
色澤

方云齊王開口
便是

蘇云仲尼之徒
句引小歸大倚
柱生言發動無
大欲所發動無
以則王乎孟子
開口便含要發
政施仁兩語已
將通章精神振
起又極渾含大
凡文字發端處
須如此

方云保民而王
是一篇主義作
四大段看先挑
不忍次示推恩
次辨大欲末明

得為定天下者太宗也自古人君享天下之久暫必視其德之厚薄其德能至七八百年者則享天下至七八百年周
室是也次之其德能至三四百年者則享天下至三四百年能至一二百年者則享天下至一二百年漢唐宋以下是也未有
不積德而享天下能長久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望治者民也怨叛者亦民也強以制之弗能
久也故孟子更不論一而深論與見嚮背之機在於民也是故讀此章書當知有天下者所以一之之德在君所以與之之機
在民民誰與曰好生之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末之聞

也無以則王乎

黜霸尊王是孟子一生學問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民乃為人君者之本務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

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

變開發
化闡政
不可縱施
端橫仁
倪奇文
幻之

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不忍爲保民之根本。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蘇云此段又翻而不振故必揚文勢至此已抑之方云是心足以王矣下原可直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乃仁術也然文境不免直促百姓皆以王為愛以下用幾開幾合幾縱幾擒而後出仁術筆力天縱

蘇云今恩足以禽獸數句忽然打轉易牛本絕筆絕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仁術二字孟子所特創有仁而無術則仁政終不能行連點不忍二字與上文應君子遠庖廚雖屬細故實係仁人之行蘇氏說云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見其號呼於槌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膳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矣故論者謂生人多食植物可以培養其慈善之念多食動物將益增其殘忍之心嗚呼物猶如此民何以堪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

蘇云此章大抵
欲其推愛牛之
心然不能推者
必有以害之也
合以故反覆開

此兩節用比喻
排裏震盪國策
中多用此法漢
尤夥

方云此心之所
也以合於王者
也下原可直然
老吾老數句平
文境又復於王
者以下又幾開
幾合幾縱幾擒
而後出推其所
為筆力天縱

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不為不能辨之宜審世之自暴自棄者何嘗不能皆由於推諉而不為以致治己則自放其心治人則自廢其政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此擴充之說也。擴充二字爲行政第一要義。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正與此節互相發明。天下可運於掌，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諸掌上是也。蓋先王所以親親仁民仁愛物者，恕而已矣。恕者，即舉斯心加諸彼，擴充之道也。能擴充斯心，迺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斯心不忍人之心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繇寡孤獨。孔子老安少懷，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莫非善推所爲。善推所爲，則絜知之道，得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易傳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輔相皆推恩之事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此察識之說也。察識二字爲治心第一要義。孟子言不忍人之心，而推論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亦度心之法。與此節互相發明。凡人心雖墮於氣質，實則皆渾然而至善。迨外物交侵，嗜欲日盛，惡念日多，而善念亦未嘗不時露焉。因其時露之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則可以漸進於善。若不知察識，則將斬絕之，而終其身於不善之中。是以儒者之治心，首在提撕警覺，務使善念盤旋於中，而不消久之。如萬物之發榮滋長，天機盎然，充滿惡念，無從而生。夫如是，乃能合人已爲一舉。斯心以加諸彼，此行政之要。所以首在於治心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李延平先生教人觀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於念慮未起之前察識之法也。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於念慮既起之後察識之法也。知此二言，可與言治心矣。然而更有進焉者：輕重長短在物固有之，則實則吾心固有之也。惟吾心之輕重長短，得其則而後萬物得其平。自古以來，人君不魁而一念偶雜，以私則輕重長短，卽失其平。而萬事無序矣。無序則天下擾，天下擾者，皆吾心輕重長短無主宰爲之也。是故度心之法，始在於明善，中在於窮理，而終則在自審行之力，與不力。

凡探人之志意
有直取法有反
折法以作勢此
節乃反折法也

方云今思足以
及禽獸下幾次
挑撥而後推出
大欲便有奇勢
大欲直王之所
下原可得謂與
時上地數句矣
然仍傷直促不
又用王笑而不
力騰一旬閃開
一直筆總不開
使

蘇云至此上下
之問呼吸變化
奔騰控御若沛
龍蛇真文之至
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
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
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方云可得開與
下便可以直接小
同不可以及敵大
數句矣乃又用
鄰人與楚人戰
數語離開筆境
縱筆不可測度
開展不可測度

又云自今恩足
以及禽獸至何
以異於鄰敵楚
哉一大縱蓋亦
反其本矣一筆
抱回不忍推恩
何等神力

蘇云此一轉方
到保民處作大
波瀾

此節盤空作勢
神氣直注下數
節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不恥貧賤而講求禮義之學者。最上教育之法也。先富後教。倉廩足而知禮義。中等教育之法也。王道不外人情。故孟子專以
中等教育為主。恒心禮義之心也。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古時之重士如此。今之號為士者。尙有能之者乎。焉有二句。其

言。謫。如。民。無。恒。產。即。爲。罔。民。此。誼。亦。當。擴。充。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戰國時人君未嘗不制民之產。而民至救死惟恐不贍者。因慢其經界。私而非公也。救死二語。何其悲也。如是豈特不能行王道。即欲求桓文之事業。其可得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方云此章是心
足以王矣以前
用鼓舞誘掖之
筆自然後快於
心與以前用挑
撥啓發之筆以
下用騰挪之筆
總之無一不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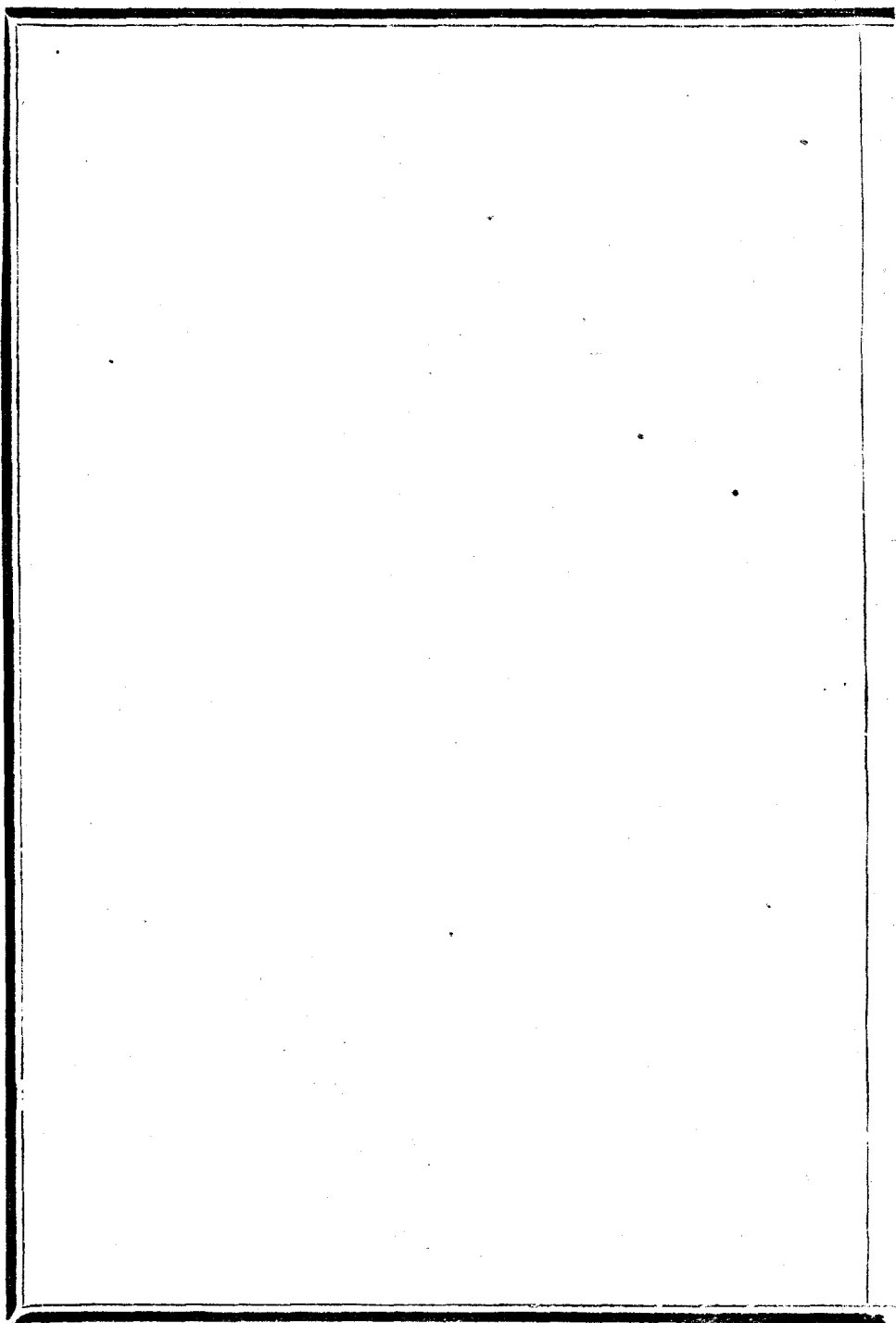
半筆順筆真大
文字也

又云凡文字設
喻須新奇觀此
章又可悟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兩句是種植法雞豚兩句是畜牧法百畝之田兩句是經制法謹庠序之教兩句是學校教授管理法至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忍人之心為無歉矣

此章前半注重不忍人之心後半注重不忍人之政而扼要全在權然後知輕重一節蓋不知輕重則不明先後之分不知長短則不明廣狹之義雖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之無序政治亦終於乖舛至讀五畝之宅一節而尤歎孟子之不生於今時也蓋戰國時阡陌既開田疇異畝是以孟子亟注意於此此不能行於遂古之世亦不能行於秦漢以後所謂因時以制宜也且黎民不飢不寒亦豈足盡王道之能事而孟子以此為先者絲爾時人君爭地爭城嗜殺無已民皆困於飢寒故必以此為先務之急亦所謂因時以制宜也後世學者讀不違農時兩節與此節當融貫其大義心知孟子之意因時而善用之若泥古而薄今或徇今而菲古皆失之矣



孟子新讀本第一篇下

唐文治蔚芝甫著

梁惠王篇下

蘇云此篇悲壯之體

此章用筆純在空際著意排氣震盪轉文之祖原毀分兩大局其格局即本於此

方云可得聞與以下若遠接今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由猶通與上篇出水就下同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古樂今樂豈能無異孟子所以云然者亦誘導齊王之苦心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方云齊王以之
固昭引己之固
引文固之大小
以文固之大小
他人對此必曰
文主無此必曰
其子大不可法
乃孟子曰於傳
有之猶曰民猶
以爲小也奇極
險極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爲人上者之大患莫患乎有己而無人已欲處於樂而不顧人之苦己欲處於安而不顧人之危己欲安富尊榮而不顧人之窮餓離散而在溝壑是故孟子之意非果欲王之好今樂也亦非謂今樂之果無異於古樂也特欲王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耳行仁政則怨則君民爲一體愛情團結而能與民同樂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楊氏云樂者天地之和也故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舉疾首蹙額雖奏以成莫留瀆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愚謂人主之喜怒好惡一切舉動皆當順民心爲轉移蓋堂陛尊嚴者蔽隔之根本欲思與共者大同之精神彼夫疾首蹙額欣欣然有喜色情狀何相懸也父子不相見吾王庶幾無疾病言詞何迥異也一則怨情結於中一則愛情露於外後世人君讀此章書可以知民心之所歸往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謂古書文王之靈囿大小無所攷言於傳有之者文王行仁政固宜有此公囿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

句踐事吳

張氏云齊宣王亦厭兵戈之相尋是以交鄰國之間孟子則為陳交鄰國之道有二端焉若湯文之心蓋不忍坐視其民之困窮不憚屈己以感之庶幾有以拯其民也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吳則其勢力誠不能以相及若強而與之抗則國將隨之是以從而事之也仁者愛人故能以大事小智者知幾故能以小事大愚按湯之事葛專以合容為主滕文公篇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為之耕是專導之以禮義所謂仁也文王事昆夷見於詩大雅獯鬻狄人也太王事之見下滕文公章至句踐事吳專以堅忍為主詳見史記越世家子貢告句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用其言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卒以報吳所謂智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張子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注謂人皆為天之子既皆為天之子則大國之視小國當如兄弟然有以包含而徧覆之故曰樂天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能知順天存逆天亡之理則兢兢業業制節謹度而不敢違天故曰畏天樂天者保天下公而已矣畏天者保其國正而已矣樂天是何等氣象畏天是何等精神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顧畏於民不敢自恣即所以畏天之威已引起下文安民之意

方云此章仁知
勇三以大事小
仁者以小事大
知者以小事大
交鄰正意已盡
矣下文王曰寡
人好勇作一翻
波瀾倚闥下請
無好小勇接得
奇特不歸變化
不測

方云仁者引湯
文兩入作證知
者引太王句踐
兩入作證勇者
引文武兩入作
證奇局而整又
云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是大大
仍是不知樂天
良天作與上
文相應神乎文
者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張氏云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為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利害可緝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緝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注徂往也莒詩作旅言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張氏云謂文王見密人之為民害則赫怒整旅以遏止其所行之衆而篤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是文王之怒以天下而不以己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方云賢者亦有此樂句正而無可發揮故止以

張氏云謂君師之任當助上帝以寵綏斯民四方之有罪無罪其責在吾之身天下孰敢有越此志者乎一人逆理而動則武王以為己之恥是武王以天下自任也愚按古者君道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言君即師也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猶湯言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一人衡行指紂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張氏云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為公不徇血氣之小行交鄰之道而篤救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不期於求天下而天下歸戴之不暇矣噫血氣之怒人主不可有也而義理之怒人主不可無也惜苦言之逆耳而至於殺諫臣怨小夷之不賓而至於敵中國患侈欲之不廣而至於竭天下之膏而是皆血氣之所使也其不至於亡國也幾希此怒豈宜有乎愚謂血氣義理判於公私之間理欲之辨幾希而已一念而公則仁義之師有以對答於天下文武是一念而私則血流漂櫓不旋踵而貽害於子孫秦政是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非其上者何也為其私也私則民不服不服而非其上民皆非其上則上之身危而國亦危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張氏云不得而非其上固非也然而自人主言之則不當怪其非己而以自反為貴蓋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

方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上正意已盡下復引證文境便開關兼有色澤觀於轉附數句可對照雪宮莊子養生主文境相似

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君與民一體者也。君者民之元首。民者君之手足。君者民之根本。民者君之枝葉。手足傷元首。何所賴。枝葉傷根本。何所庇。君之視民如子弟。則民視君如父兄。君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君如寇讎。感應之理。撻於影響。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團體既堅。休戚與共。天下一體之明效。盛世大同之精神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轉附朝舞皆山名。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此孟子道齊國之典故以告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巡狩者巡所守也。二句為解字法。巡狩述職之外。又有省耕省斂之典。天子則於畿內。諸侯則於國中。蓋人君一舉一動無非為民之事。故曰無非事者。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遊非真遊也。所以休民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豫非真豫也。所以助民也。

此節無意而成
韻文特奇橫

王之舉動皆以法則無絲毫縱慾之心更無擾累吾民之事故可以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眦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張氏云今也不然其出也直以肆其欲而已師行以其衆行也以其衆行而無糧食飢者既不得食而勞者又不得息焉曾不
之卹也民既困苦則睚眦然交相為讒以作慝而已方命謂逆天之命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虐民是所以為方命也飲食若
流縱極其飲食之欲也愚按讀此節如聞閭閻歎息之聲矣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
樂酒無厭謂之亡

張氏云從流下而亡反謂之流從流上而亡反謂之連言其從流上下樂遊而亡歸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言
其逐樂而不倦也愚按上流則民流離矣上連則民顛連矣上荒則國荒而不治矣上亡則國亡可立而待矣其字義其事理
皆相因而致者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流連之樂荒亡之百姓因吾民之有此行至於敗產破家斷頭折足者不知凡幾矣嗚呼人君亦何樂而為此行哉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

方云前段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

樂隱含下文流
連荒亡一廢樂
民之樂憂民之
憂隱含下文一
遊一豫為諸侯
景公之說晏子
誘宣上之聽已
言也。以晏子之
畜君好君喻己
君之言亦君好
不露兩大意含
不相干而神實
相應真奇妙也

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始興發補不足。則民或蘇醒矣。景公不過小小補苴。而君臣相說已。若此。況能本實心以行仁政者乎。畜者止也。能止其君之欲。而遏絕其放恣之心。所以好君也。易大畜上交占天衢之慶。象傳曰：道大行也。所以能大行者。蓋好君而不逢迎其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云：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張氏云：人皆謂宣王毀明堂者。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之意。而孟子所以使之勿毀者。乃不廢餘羊之義。蓋使王者作則制度典章。猶可因是而求故爾。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方云寡人有疾
下作一大波瀾
文境便覺出不
窮昔者公劉好
貨太王好色不
測得奇肆令人不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焚獨

周家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經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即井田之制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關市譏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袤而已不征其物也後世關市征取無節商政受其病而商民日困矣澤梁無禁與民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最可憫念也張子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顛連無告為仁政之所必先故此經宜重讀一先字文王仁政非專於是四者特以此為先爾因是四者而推之以及於同胞及於吾與則萬民萬物皆得其所矣詩小雅正月之篇孟子斷章取義惻然仁人之言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幽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方云首段起得
飄忽令王不測
其意次段從對
面刺入亦令王
不測三段忽上
正面令王無從
測闕亦奇幻不
測王顧左右而
言他忽然放開
又令人不測此
章文境最奇縱
變化

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緝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賈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汧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夫公劉非真好貨也特欲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糧以啓行爾太王非真好色也特借姜女以胥爾而孟子斷章取義以為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者非事揣摩也欲借此以引王於道焉爾朱子云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其說精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凡人立身處事以責任為第一要義受人之託宜忠人之事也乃至凍餒其妻子是失其為友之責任也故曰棄之王明矣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以治士為責任者也為士師而不能治士是失其為士師之責任也故曰已之王明矣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人君以治四境為責任者也為人君而不能治四境之內是失其為人君之責任也孟子所以警王者至矣顧左右而言他齊王之良心猶未泯也乃因憚於改過而卒不能振拔惜哉惜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無親臣三句沈痛之至無親臣則國事何所委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屢進屢更不能久於其位則事益悖亂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此語所答非所問齊王之昏庸如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方云此章演字是主義首節從齊王無賢說起語意悲涼排闥國君進賢節提慎字鄭重左右兩節發揮慎之實事態肆開之收句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是慎之效驗意謂如此而後可以保國也收拾通儒神完氣固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蓋古時設君本以爲民故其政體要以順民心爲主國家之治亂安危判於王者一心之公私順民心者安而治逆民心者危以亂此自古以來與危之大較稽諸前王之政治心術毫髮不爽昔者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諛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從舜也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諛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諛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皆曰吾君之子也夫朝覲諛歌民心之所寄也而古帝王順之是唐虞時之政體以民心爲重也迨降及後世君權尊名分定而箕子之陳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又曰曰蒙恒風若蒙者上下之情蒙蔽而隔絕也是商周之政體以民心爲重也又降及後世諸侯力政民心離渙而王制一篇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王制爲秦漢時博士所作是秦漢雖專制而儒者之論政體猶以民心爲重也蓋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公之國君而進賢是天下之所謂賢非一人之所謂賢也國君而退不肖是天下之所謂不肖非一人之所謂不肖也國君而用刑頒賞是天下之公刑公賞非一人之私刑私賞也惟因一人之公心以順天下之民心故萬事易集若民心所不順而強以制之其後恐有潰畔而不可收拾者矣願或謂政體宜尊用人之權操之自上不宜旁落此說是矣抑未知左右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察之然後用之去之殺之是用舍生殺之權仍在於上固無所謂旁落否則寄其權於左右諸大夫得不謂之旁落乎而政體之尊安在乎且或行一政施一令國人皆以爲非至於川壅而潰傷人尤多而政體之尊又安在乎然則政體之尊卑正判於立心之公私公者爲尊私者爲卑故吾嘗謂治天下者必集天下之善以爲善蓋一人之聰明必不如千萬人之聰明一人之心思必不如千萬人之心思是故集天下之視以爲視則所視者周集天下之聽以爲聽則所聽者廣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則所慮者無遠而弗屆尙書曰作朕股肱耳目言合天下之股肱耳目以爲一人之股肱耳目也又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言合天下之心思以爲一人之心思也(近人創名詞曰團體要知團體非聚衆之謂其義實本於尙書)由是而天下之善集於一人之身夫然後與情洽與情洽而政體益尊政體益尊而國家億萬年遂基於苞桑之固周易大義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

者謂政治一出於大公而得乎民心之大順也是故欲決政體之尊卑當先驗一心之公私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如此然後可以六字何等鄭重不如此則不可意在言外為民父母奈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之贊舜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蓋舜惟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故能集天下之善以為善而成其為大聖成其為大智於傳有之賢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聰明非可自作者也惟集天下之善以為善於是聰明至乎其極惟聰明之至乃可以作民父母此其要道在於虛衷而其學問基於窮理本文云然後察之者三所謂察者即窮理之方兼考言試功而言由是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非是者黜貪墨者刑盡集天下之善即以陶鑄天下之人才能盡鑄天下之人才則其量直與天地同矣君哉舜也是為民父母之標準萬世帝王之法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朱注云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乖戒後世也

傳一合之為一也
又謂諸大夫之於
天子也天子之於
大夫也

方云臣弑其君
可乎一句鋒鋒
甚銳令人難以
開口須看孟子
下文轉身法說
得何等奇創又
極正大仁義是
君道賊仁賊義
無君道先將其
君字破矣

謂的獲越
美河三
因信約信
抓抗
誅一

孟節費用此喻
 以正意舍者其
 間而第二節文
 法又復變化重
 勢如天馬行空
 與國策宋玉對
 而氣韻之相似
 則遠過之

張氏云仁義者人道之常也。賊夫仁義是絕滅人道也。故賊夫惻隱之端至於暴虐肆行而莫之顧也。賊夫羞惡之端至於放僻邪侈而莫之止也。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為君若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嗚呼孟子斯言昭示萬世為人上者聞之知天命之可畏仁義之為重名位之不可以恃也。其亦兢兢以自強乎。

愚按賊仁賊義者言紂之傷天害理毒痛四海不獨殘賊仁義殘賊天下也。然亦非殘賊天下實自殘賊其一心自殘賊其一身也。周武王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言百姓之過皆在於一人之身也。乃周之季世以予一人為名詞後人遂誤會以為惟我獨尊之意。又如後世人主稱孤稱寡人按左氏云以是貌諸孤言先君之遺孤此即位之初哀痛之辭也。寡人者寡德之謂謙辭也。乃後世亦誤會以為稱孤稱寡人皆惟我獨尊之意。於是長人主驕肆之心惟其言而莫予違而專制之害迨於秦政其禍乃比紂為尤酷矣。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嗚呼一夫何名也。孰謂之自致之耶。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聖功王道之學人君苦於不知乃既不能知之非特不肯虛心以求之且欲人舍所學以從之是心也所謂惟其言而莫予違之心也此稷貞之兆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人君之大患。在欲人舍所學以從我。而士大夫之大患。則在舍所學以從人。孟子沒。李斯興。專以揣摩秦始皇爲事。卒至於書坑儒而天下被其毒。揆厥所原。何也。舍所學以從人也。司馬遷作李斯傳。首載其辭。荀卿入秦之言曰。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是其心專惡卑賤困窮。而惟欲求富貴。則亦何所不至哉。惟其居心若斯之卑鄙。於是始皇得以利用之。嗚呼。非大匠而斲木。木受傷也。非玉人而琢玉。玉受傷也。皆其小焉者也。惟爲人君者。專用揣摩苟合之人。而揣摩苟合之人。皆以其類至。卒至亡其身。亡其家。而并以亡天下。然而如始皇者。不悟也。以舍所學而從我之爲便利也。然而如李斯者。亦不悟也。以舍所學而從人之爲得計也。嗚呼。其可哀也哉。

齊人伐燕勝之

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左氏傳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宣王欲取燕。惟思貪天之功。其意乃畢露於辭氣之間。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古來成非常之功者必視乎民心之嚮背。民嚮則取之，民背則勿取。仁義之君行仁義之師，未有不如此者也。文王、武王積德尤厚，故舉以為標準。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箝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國之寶惟民，國之寶惟民之心。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吾民之哀哀而無所控訴者，慘何如也！雖然，投民於水實無異自投其身於水，置民於火實無異自置其身於火。凡人君之待民，不留餘地者，即其待己不留餘地也。孟子曰：亦運而已矣。運焉者，猶其幸焉者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張氏云：宣王有利燕之心，則諸侯有利齊之意矣。孟子謂成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今宣王以千里而反畏人，欲其察夫義利之分也。愚按：齊王本意，在問所以待諸侯之策，而孟子對以為政於天下，是猶梁王問酒恥而對以施仁政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方云：宣王之意在待孟子之意。在正法節節。一在提次節節。承期末節正意。

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張氏云孟子言民之望湯則曰若大旱之望雲霓言湯之慰民望則曰若時雨降可見民之望湯精誠切至而湯之撫民浹洽
慰滿如此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湯未有天下而民固已后之亦猶汝墳之詩稱文王爲父母也
愚按孟子論政治專以尊民爲主曰天下信之天下之民信之也曰民望之曰弔其民曰民大悅皆尊民之宗旨也應乎人即
所以順乎天也後待也蘇若甦而復生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
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

曰燕虐其民曰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每語不忘乎民心心不忘乎民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其心意何其至誠也其
情狀何其可憐也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所以報其箝食壺漿者何其慘而酷也動天下之兵無怪也違
天下之公理悖天下之公法也皆王之自召之也

倉庫

孟子曰君之民
公曰三十三人
孟子曰幾千人
矣皆對臧立說

同文

充實公

省之

充實公

無用

以有
不為則

仁政

人道之義

其長

為君者如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亦係於
君無尤焉

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非必盡有司之無良也君之意旨在聚斂不敢以告也不敢以告而吾民輾轉溝壑之狀君不得而聞是謂蒙蔽蒙蔽者其罪出乎爾者也反乎爾者所謂反動力是也反動力之在天地間如空氣然無隙不入隣有讐人者人反讐之市有毆人者人反毆之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然則讐人者實自讐之也毆人者實自毆之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侮人者人恒侮之皆所謂反動者也庸人昧焉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於是乎人心不平而爭奪相殺遂不絕於世戒之道奈何惟有強恕以公好惡而已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蓋民情至愚而難欺民心難得而易失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乃可以平天下之不平而漸臻於太平若常拂人之性而自以為是竊恐他日民之所反於我者將有倍於我之所施者矣此非特人情如此亦天道消息之樞機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壓制之極民不敢動而乃假手於敵國之人所謂天道好還非意料所能及者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何謂仁政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薄其稅斂用之以禮是也何謂長民之長也何謂上民之上也長上者所以治民之事非斂民之財以圖安富尊榮者也欲求民之親責民之死必在我先有可以親可以死之道蓋長上與民本一體者也長上之腹心也長上視民如手足則民視長上如腹心長上能與民親為民死則民之親之也如手足之衛腹心不期然而然也是故古之仁君其對於民負行政之責其心常與民為一體休戚與共夫然後民乃親之而死之也此非強制而伴致之也先有可以親可以死之道也後人讀此章書當知鄒之有司所以死者實非魯人殺之也鄒民殺之也亦非民殺之也穆公殺之也

滕今山東滕縣。

向一方位名初作初月。

無心則... (句法或)

無心不得已。

致死一致其死命。

然穆公不行仁政而有司不知諫且樂為穆公之爪牙而吮民之膏血以為安富尊榮之地則亦非穆公殺之也自殺之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齊以滕事楚為滕罪楚以滕事齊為滕罪介於兩大而不能自立為可憫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或以孟子之謀為迂闊孟子豈迂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則宜經畫地利也與民守之則宜聯絡民心也效死而民弗去則是民信已立而眾志成城也天下之事莫難於使人願為我死而與我以共死是非精誠感格不為功登陴涕泣慷慨誓師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酷也抑何其壯也此必其平日有以大得乎民心者矣孟子之謀豈迂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謂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即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

邪公劉之國。朱注云。言太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古語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人君者。無論處安危。常變道在為善而已矣。吾初不解造物之待惡人。常使之得志。而善人常受其厄。心為愀然。迨觀其究也。善人之後必昌。而惡人之終必滅。吾又不解造物若有司其命者。心為快然。吾又不解積善獲報之說。高明之士必欲闢之。以開惡人無忌憚之門。而為善者因以中沮。孟子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周家以忠厚開基。而其國祚綿延至八百載。然則為善必報之說。豈非信而有徵者乎。孟子又曰。若夫成功則天也。為善者非為求報也。而報恒隨之。以劉先主英雄之姿。而其臨終告後主。不過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吾願後世為人君者。毋惑於乖謬之說。以善惡為不足憑。且毋溺於計功謀利之私。而惟日孳孳為善焉。庶幾乎國祚綿延而弗替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孟子新讀本 卷一 一二十二

孟子
卷一
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
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
昔者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

臧倉下加一者
字輕賤之意自
見書法特妙

歧邪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足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則全以私心。窺聖人矣。孔子論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孟子曰。取之而民說。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民不說。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亦何等光明正。大子由之言曰。周人之興。數百年後。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此將文武直說。成久窺神器之人。乃老子所謂欲取故予。欲翁故張之機心也。視聖人止是如此。輕以立論。豈不害人心術。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甚矣小人之可畏也。孔子云。誣善之人。其辭游游者何也。蓋小人心本無定見。譖人之語。皆臨時造作。隨意編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其辭之吞吐閃爍。其意中尚未有後喪踰前喪一語也。曰。禮義由賢者出。云云。僅三語。而君子已中傷矣。小人口吻。宛然如聞其聲。斬尚之譖。屈平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亦不過數語。而平已中傷矣。悲夫。然則為上者之察言也。惟察其成人之美。與成人之惡而已。其動輒毀人而不留餘地者。必小人也。公曰。諾。何應之速也。平公昏庸。若此。縱使孟子見之。亦無行道之望也。

至此突叙入樂
正子文法超妙

用一或字為臧
倉諱尤妙

樂正子引進孟
子不叙於魯平
公將出之前而
於其口中補出
可悟文法
方云自章首至
君是以不果來
也叙事將臧倉
寫得可惡可恨
宜孟子聞之噴
怒矣乃未段孟
子一論歸之於
天將臧倉撇開
毫不噴怒胸襟
如此闊大故文
化令人不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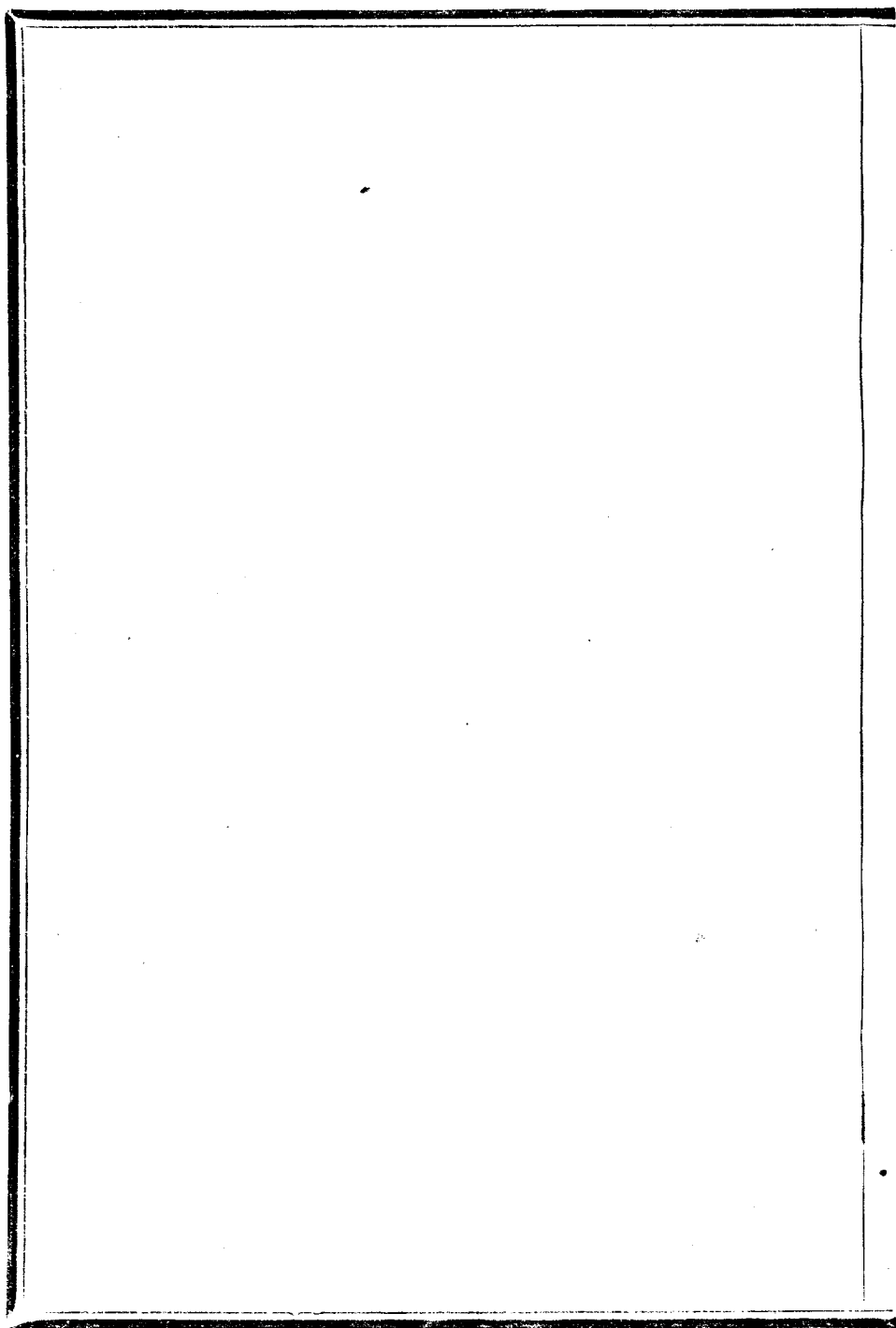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此孟子樂天之學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天不可知者也而孟子委之於天者既不屑為營求之事則當聽之於天孔子進
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不可測者也而孔子委之於命者既不屑為營求之事則當聽之於命此孔子安命之學也
士君子惟樂天而安命故能安於素位砥柱中流非然者營營擾擾奔走於形勢之途而出處之大節虧矣豈知功名之事自
有際會天命所不當得雖百計求之亦復何益徒自喪其氣骨而已聖賢之道內重外輕吾自有吾之學問有吾之道德則人
當有求於我我當無求於人世之治亂身之進退造化者實主之而已無可勉強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亦此意也。天下如公伯寮如臧氏之子亦已多矣。彼豈能竊造化之柄耶。士君子坦然以處之可矣。
又何難焉。



此篇即以孟子之
筆文陣為名言之
緒釋奔赴氣勢
有風馳雨驟波
滿潮湧觀而
其命意亦足以
垂戒萬世

梁惠王篇大義

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
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文治曰子
長之言允矣自三代以下言利者何其囂囂也人君知有利而不
知有仁義於是知有一身而不知有萬姓已處於甘而不顧人之
處於苦已處於安富尊榮而不顧人之饑饉窮餓顛沛流離遑論
與民同樂乎哉文王萬世人君之師表也與民偕樂仁義之所推也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人情樂亡而不樂生民心大可哀已梁惠王自以為盡心於民而
孟子警之一則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再

則曰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三則曰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率獸
食人誰始作之俑乎蓋治世之民貴貴則皆上之子弟也亂世之
民賤賤則皆上之俎上肉也故曰仁者無敵總結以上數章老子
曰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不嗜殺人之君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非以其仁乎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如何而可保民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已孟子生平至精之學問在
於度心察識度心之始基也擴充度心之實驗也推恩至於保四
海度心之極功也孔子之學務在尊民然而易傳論語之中語皆
渾涵而未盡至孟子而大暢厥旨梁惠王上篇長言之不足乃復
於下篇繼續言之鼓樂田獵當與民同也園囿當與民同也交隣

國之道所以安天下之民也。春省耕，秋省斂，皆所以爲民事也。好貨當與民同也，好色當與民同也。如是而君之責任盡矣。然而四竟之內，非一人可治也。於是選舉之法焉，有刑賞之典焉。昔者周武王既應天順人而有天下，訪治道於殷之逸民曰箕子。箕子乃言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噫哉！斯言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家之基業肇於此矣。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反是而賊仁而賊義，賊也；殘也。即上篇所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者也。所謂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也。所謂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者也。始作俑者誰也？一夫紂也。齊宣王伐燕取之。

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所以尊民也。止天下之兵當謀於燕衆也。所以尊民也。鄒與魯鬪民心之積憤於有司已久。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去民之怨。府平民之怨。心也。所以尊民也。滕文公三章。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至於創業垂統爲可繼。由於順民心也。從之者如歸市。太王仁人也。仁人我師也。爲仁必先尊民也。人君心術之大害在乎嗜利而忘義。士大夫心術之大害亦在乎嗜利而忘義。昔商鞅之事秦。孝公也。因景監以進。李斯之事秦。始皇也。與趙高朋比。彼以爲出處之際。苟焉而已。無傷也。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乃曾不逾時。一則車裂而滅其家。一則身被五刑於市。天命之不可違。邪佞之不可近。彼曾絲毫莫之悟。而卒至於此。哀。

哉。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曷。爲。而。舍。所。學。且。舍。所。學。以。順。庸。主。以。從。暴。君。此。無。他。有。大。迷。途。焉。利。爲。之。也。天。下。惟。專。利。之。君。必。求。嗜。利。之。臣。以。傅。之。翼。而。恣。其。毒。而。天。下。嗜。利。之。臣。亦。必。求。專。利。之。君。如。蠅。之。附。膠。同。歸。於。盡。而。後。快。自。古。以。來。天。下。之。大。亂。皆。坐。是。二。者。同。氣。之。相。求。而。民。生。之。受。其。荼。毒。者。乃。至。於。不。忍。言。且。更。不。可。以。勝。紀。是。故。梁。惠。王。上。篇。以。辨。義。利。始。而。其。下。篇。則。以。謹。出。處。終。君。與。臣。交。惕。之。其。嚴。乎。其。嚴。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孟子新读本 (上册) 第一篇上

作者 = null

页数 = 53

出版社 = null

出版日期 = null

SS号 = 11321626

DX号 = 000005678324

url =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

05678324&d=3107E6447C9B4A22

BBA663F5F099C206&fenlei=090

30502&sw=%C3%CF%D7%D3%D0%C2

%B6%C1%B1%BE